

舊

唐

書

二五

一

二

三

四

五

唐書列傳卷第七十九

劉

昉

等修

韓滉

子臯弟佃

張延賞

子引靖

子文規

宗

韓滉字太冲太子少師休之子也少貞介好學以蔭解褐左威衛  
騎曹參軍出為同官主簿至德初青齊節度鄧景山辟為判官授  
監察御史兼北海郡司馬以道路阻絕因避地山南採訪使李承  
昭奏充判官授通州長史彭王府諮議參軍鄧景山移鎮淮南又  
表為賓佐未行除殿中侍御史追赴京師先是滉兄法知制誥草  
王璵拜官之詞不加虛美璵頗銜之及其秉政諸使奏滉兄弟者  
必以冗官授之璵免相羣議稱其屈累遷至祠部考功吏部三員  
外郎滉公絜強直明於吏道判南曹凡五年詳究簿書無遺纖隱  
大曆中改吏部郎中給事中時盜殺富平令韋當縣吏捕獲賊黨  
而名隸北軍監軍魚朝恩以有武材請詔原其罪滉密疏駁奏賊  
遂伏辜遷尚書右丞五年知兵部選六年改戶部侍郎判度支自

至德乾元已後所在軍興賦稅無度帑藏給納多務因循滉既常  
司計清勤檢轄不容姦妄下吏及四方行綱過犯者必痛繩之又  
屬大曆五年已後蕃戎罕侵連歲豐稔故滉能儲積穀帛帑藏稍  
實然苛剋頗甚覆治按牘勾剝深文人多咨怨大曆十二年秋霖  
雨害稼京兆尹黎幹奏畿縣損田滉執云幹奏不實乃命御史巡  
覆迴奏諸縣凡損三萬一千一百九十五頃時渭南令劉藻曲附滉  
言所部無損戶部分巡御史趙計復檢行奏與藻合代宗覽奏以  
爲水旱成均不宜渭南獨免申命御史朱敖再檢渭南損田三千  
餘頃上謂敖曰縣令職在字人不損猶宜稱損損而不問豈有恤  
隱之意耶卿之此行可謂稱職下有司訶鞫藻計皆伏罪藻貶萬  
州南浦貢外尉計貶豐州貢外司戶滉弄權樹黨皆此類也俄改  
太常卿議未息又出爲晉州刺史數月拜蘇州刺史浙江東西都  
團練觀察使尋加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潤州刺史鎮海軍  
節度使滉旣移鎮安輯百姓均其租稅未及踰年境內稱理及建

中年冬涇師之亂德宗出幸河汴騷然混訓練士卒鍛礪戈甲稱  
爲精勁李希烈旣陷汴州混乃擇其銳卒令裨將李長榮王栖曜  
與宣武軍節度劉玄佐犄角討襲解寧陵之圍復宋汴之路混功  
居多然自關中多難混即於所部閉關築石頭五城自京口至  
玉山禁馬牛出境造樓船戰艦三十餘艘以舟師五千人由海門  
揚威武至申浦而還毀撤上元縣佛寺道觀四十餘所修塢起建  
業抵京峴樓雉相屬以佛殿材於石頭城繕置館第數十時混以  
國家多難恐有永嘉渡江之事以爲備預以迎鑒駕亦申儆自守  
也城中穿深井十丈近百所下與江平俾偏將丘洊督其役洊酷  
虐士卒日役千人朝夕辦去城數十里內先賢丘墓多令毀廢  
明年正月追李長榮等戍鄆還以其所親吏盧復爲宣州刺史採  
石軍使增營壘教習長兵以佛寺銅鍾鑄弩牙兵器陳少遊時鎮  
揚州以甲士三千人臨江大閱混亦以兵三千人臨金山與少遊相  
應樓船於江中以金銀繒綵互相聘賚而自德宗出居及歸京師

軍用既繁道路又阻關中飢饉加之以災蝗江南兩浙轉輸粟帛  
府無虛月朝廷賴焉興元元年就加檢校吏部尚書數月又加檢  
校右僕射貞元元年七月拜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使並如故二  
年春特封晉國公其年十一月來朝京師時右丞元琇判度支以  
關輔旱儉請運江淮租米以給京師上以琈浙江東節度素著威  
名加江淮轉運使欲令專督運務琇以琈性剛愎難與集事乃條  
奏琈督運江南米至揚子凡一十八里揚子南北皆元琇主之琈深  
怒於琇琇以京師錢重貨輕切疾之乃於江東監院收獲見錢四  
十餘萬貫令轉送入關琈不許乃誣奏云運千錢至京師費錢至  
萬於國有害請罷之上以問琇琇奏曰一千之重約與一斗米均自  
江南水路至京一千之所運費三百耳豈至萬乎上然之遣中使  
齎手詔令運錢琈堅執以爲不可其年十二月加琈度支諸道轉  
運鹽鐵等使遂寔宿怒累誣奏琇貶雷州司戶其責既重舉朝以  
爲非罪多竊議者尚書左丞董晉謂宰臣劉沔齊映曰元左丞忽

有貶責未知罪名用刑一濫誰不危懼假有權臣騁志相公何不  
奏請三司詳斷之去年關輔用兵時方蝗旱琇摠國計夙夜憂勤  
以贍給師旅不增一賦軍國皆濟斯可謂之勞臣也今見播逐恐  
失人心人心一搖則有聞鷄起舞者矣竊謂相公痛惜之滋映但  
引過而已給事袁高又抗疏申理之滉誣以朋黨寢而不行時兩  
河罷兵中土寧又滉上言吐蕃盜有河湟為曰已久大曆已前中  
國多難所以肆其侵軼臣聞其近歲已來兵衆寢弱西迫大食之  
強北病迴紇之衆東有南詔之防計其分鎮之外戰兵在河隴五  
六萬而已國家第令三數良將長驅十萬衆於源鄯洮渭並修堅  
城各置二萬人足當守禦之要臣請以當道所貯蓄財賦為饋運  
之資以充三年之費然後營田積粟且耕且戰收復河隴二十餘  
州可翹足而待也上甚納其言滉之入朝也路由汴州厚結劉玄  
佐將薦其可任邊事玄佐納其賂因許之及來覲上訪問焉初頗  
稟命及滉以疾歸第玄佐意怠遂辭邊任盛陳犬戎未衰不可

輕進滉貞元三年二月以疾薨遂寢其事年六十五上震悼久之廢朝三日贈太傅賻布帛米粟有差滉宰相子幼有美名其所結交皆時之雋彥非公直者不與之親密性持節儉志在奉公衣裘茵祗十年一易居處陋薄纔蔽風雨弟涇常於里宅增修廊宇滉自江南至即命撤去之曰先公容焉吾輩奉之常恐失墜所有摧圯葺之則已豈敢改作以傷儉德自居重位愈清儉嫉惡彌縫闕漏知無不爲家人資產未嘗在意入仕之初以至卿相凡四十年相繼乘馬五疋皆及弊惟尤工書兼善丹青以繪事非急務自晦其能未嘗傳之好易象及春秋著春秋通例及天事序議各一卷然以前輩早達稍薄後進晚歲至京師丞郎卿佐接之頗倨衆不能平其在浙右也政令明察末年傷於嚴急巡內婺州傍縣有犯其令者誅及隣伍死者數十百人又俾推覆官分察境內情涉疑似必寘極法誅殺殘忍一判即勦數十人且無虛日雖令行禁止而寃濫相尋議者以滉統制一方頗著勤績自幼立名貞廉晚途政甚

苛慤身未達則飾情以進得其志則本質遂彰子群臯群官至考  
功貞外郎臯字仲文夙負令名而器質重厚有大臣之度由雲陽  
尉擢賢良科拜右拾遺轉左補闕累遷起居郎考功貞外郎俄丁  
父艱德宗遣中人就第慰問仍宣令論譔況之事業臯號泣承命  
立草數千言德宗嘉之及免喪執政者擬考功郎中御筆加知制  
誥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尚書右丞兵部侍郎皆稱職改京兆尹  
奏鄭絳爲倉曹專掌錢穀絳苛刻剝下爲事人皆咨怨又勸臯搜  
索府中雜錢折采百姓粟麥等二十萬石進奉以圖恩寵臯納其  
計尋奏絳爲興平縣令及貞元十四年春夏大旱粟麥枯槁畿內  
百姓累經臯陳訴以府中倉庫虛竭憂迫惶惑不敢實奏會唐  
安公主女出適右庶子李愬內官中使於愬家往來百姓遮道投狀  
內官繼以事上聞德宗下詔曰京邑爲四方之則長吏受親人之寄  
實繫邦本以分朕憂苟非其才是素於理正議大夫守京兆尹賜  
紫金魚袋韓臯比踐清貫頗聞謹恪委之尹正異効公忠乃者邦

蠶之間粟麥不稔朕念茲黎庶方議蠲除自宜悉心以副勤恤皇  
奏報失實處理無方致令閭井不安囂然上訴及令覆視皆涉虛  
詞壅蔽頗深罔惑斯甚宜加懲誡以勗守官可撫州司馬員外置  
同正員馳驛發遣鋒亦尋出爲汀州司馬臯無幾移杭州刺史復  
拜尚書右丞臯侍前輩頗以簡倨自處順宗時王叔文黨盛臯嫉  
之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臯從弟畢幸於叔文以告之因出爲鄂  
州刺史岳鄂蘄沔等州觀察使入爲東都留守元和八年六月加  
檢校吏部尚書兼許州刺史充忠武軍節度等使以陳許二州水  
潦之後賜臯綾絹布葛十萬端正以助軍資宴賞所理以簡儉  
稱入爲吏部尚書兼太子少傅判太常卿事元和十一年三月皇  
太后王氏崩以臯充大明宮使十五年閏正月充憲宗山陵禮儀  
使三月穆宗以師保之舊加檢校右僕射十二月以銓司考科目人  
失實與刑部侍郎知選事李建勗一月俸料長慶元年正月正拜  
尚書右僕射二年四月轉左僕射赴尚書省上事命中使宣賜酒

饌及宰臣百寮送上皆如近式其年以本官東都留守行及戲源  
驛暴卒年七十九贈太子太保太和元年謚曰貞臯生知音律嘗  
觀彈琴至止息歎曰妙哉藝生之爲是曲也其當晉魏之際乎其  
音主商商爲秋聲秋也者大將搖落肅殺其歲之晏乎又晉乘金  
運商金聲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晉將代也慢其商絃與宮同音是  
臣奪君之義也所以知司馬氏之將篡也司馬懿受魏明帝顧託  
後嗣返有篡奪之心自誅曹爽逆節彌露王陵都督揚州謀立荆  
王彪母丘儉文欽諸葛誕前後相繼爲揚州都督咸有匡復魏室  
之謀皆爲懿父子所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  
室文武大臣咸敗散於廣陵始也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  
也其哀憤躁感惜痛迫脅之言盡在於是矣永嘉之亂其應乎叔  
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音者且避晉魏之禍所以託之神鬼也  
洎以蔭緒受任劉晏判鹽鐵度支辟爲屬吏累官至諫議大夫知  
制誥與元載善載誅以累貶邵州司戶同正員建中元年二月復

諫議大夫先以劉晏兼領度支晏既罷黜今天下錢穀各歸尚書省本司廢職罷事久無綱紀徒收其名而莫綜其任國用出入未有所統故轉迴戶部侍郎判度支迴上言江淮錢監歲鑄錢四五千貫輸于京師度工用轉送之費每貫計錢二千是本倍利也今商州有紅崖冶出銅益多又有洛源監久廢不理請增工鑿山以取銅興洛源故監置十鑪鑄之歲計出錢七萬二千貫度工用轉送之費貫計錢九百則利溥本矣其江淮七監請皆罷之復以天下銅鐵之冶是曰山澤之利當歸於王者非諸侯方岳所有今諸道節度都團練使皆占之非宜也請摠隸鹽鐵使皆從之迴與楊炎善炎得罪常不自安無何兄子臯抗疏理炎罪德宗意迴令為之尋貶蜀州刺史興元元年三月入為兵部侍郎六月為京兆尹七月加御史大夫貞元二年正月刑部侍郎劉太真黨於宰相盧杞得罪以迴代太真為刑部侍郎尋復兵部侍郎貞元七年十一月為國子祭酒張延賞中書令嘉貞之子幼孤年名寶符開元末玄宗召見賜名延

賞取賞延於世之義特授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博涉經史達於政事侍中韓國公苗晉卿見而奇之以女妻焉肅宗在鳳翔擢拜監察御史賜緋魚袋轉殿中侍御史關內節度使王思禮請爲從事思禮領河東又爲太原少尹兼行軍司馬北都副留守代宗幸陝除給事中轉御史中丞中書舍人大曆二年拜河南尹充諸道營田副使河洛久當兵衝間并丘墟延賞勤身率下政尚簡約跡導河渠修築宮廟數年閒泳庸歸附邦畿復完詔書褒美焉時罷河南西山山南副元帥以其兵鎮東都延賞權知東都留守以領之理行第一入朝拜御史大夫初上封人李少良潛以元載陰事聞載黨知之奏少良狂妄下御史臺訊鞫欲有所屬延賞不承其意尋出爲揚州刺史淮南節度觀察等使屬歲旱歉人有亡去他傭者吏或拘之延賞曰夫食人之所恃而生也此居而坐斃通彼而可生得存吾人又何恨於彼也乃具舟楫而遣之俾吏修其廬室已其逋債而歸者增於其舊邊江之瓜洲舟航湊會而懸屬江南延

賞奏請以江爲界人甚爲便尋以母憂去職終制授檢校禮部尚書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荆南節度觀察使數年改檢校兵部尚書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觀察使依前兼御史大夫尋就加吏部尚書建中四年十一月部將西山兵馬使張朮以兵入成都爲亂延賞奔漢州鹿頭戍將叱干遂等討之其月斬朮及同惡者復歸成都先是兵革屢擾自天寶末楊國忠用事南蠻三蜀疲弊屬車駕遷幸其後郭英乂誦崔寧之室遂縱崔寧楊琳交亂及崔寧得志復極侈靡故蜀土殘弊蕩然無制度延賞薄賦約事動遵法度僅至庶富焉建中末駕在山南延賞貢奉供億頗竭忠力焉駕在梁州倚劍南蜀川爲根本貞元元年以宰相劉從一有疾詔徵延賞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鳳翔節度使李晟不協晟表論延賞過惡德宗重違晟意延賞至興元改授左僕射初大曆末吐蕃寇劍南李晟領神策軍戍之及旋師以成都官妓高氏歸延賞聞而大怒即使將吏令追還焉晟頗銜之形于詞色三年正

月晟入朝詔晟與延賞釋憾德宗注意於延賞將用之會浙西觀察使韓滉來朝嘗有德於晟因會譙說晟使釋憾遂同飲極歡且請晟表薦爲相晟然之於是復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延賞當國用事晟請子婢其女固情好焉延賞拒而不許晟謂人曰武人性使若釋舊惡於盃酒之間終歡可解文士難犯雖修睦於外而蓄怒于內今不許婚盟未忘也得無懼焉無幾延賞果謀罷晟兵權初吐蕃尚結贊興兵入隴州抵鳳翔無所虜掠且曰召我來何不持牛酒勞軍徐乃引去持是以閒晟晟令牙將王泌選銳兵三千設伏所陽大敗吐蕃結贊僅免自是數遣使乞和晟朝於京師奏曰戎狄無信不可許宰相韓滉又扶晟議請調軍食以繼之上意將帥生事邀功會滉卒延賞揣上意遂行其志奏令給事中鄭雲達代之上不許且曰晟有社稷之功今自舉代己者於是始用邢君牙焉拜晟太尉兼中書令奉朝請而已是年五月吐蕃果背約以劫渾瑊及冊晟太尉故事臨軒冊拜三公中書令讀冊侍中

奉禮如闕即以宰相攝之延賞欲輕其禮始令兵部尚書崔漢衡攝中書令讀冊時議非之延賞奏議請省官員曰為政之本必先命官舊制官員繁而且費州縣殘破職止之由臣在荆南劔南所管州縣闕官員者少不下十數年吏部未嘗補授但令一官假攝公事亦理以此言之員可減無疑也請減官員收其祿俸資幕職戰士俾劉玄佐復河湟軍用不乏矣上然之初韓滉入朝至汴州厚結劉玄佐將薦其可委邊任玄佐亦欲自効初稟命及滉卒玄佐以疾辭上遣中官勞問卧以受命延賞知不可用奏用李抱真抱真亦辭不行時抱真判官陳曇奏事京師延賞俾曇勸抱真竟拒絕之蓋以延賞挾怨罷李晟兵柄由是武臣不附自建議減員之後物議不平延賞懼量留其官下詔曰諸州府停減及所留官並合釐務其中有先考滿及充職掌遇停減或恐公務有關宜委長吏於合停官中取考淺人清白幹舉者留填闕官差攝訖聞奏但取才堪不限資序如當州官少任以鄰州官充其州縣諸色部

送準舊例以當州官及本土寄客有資產幹了者差遣及減負人衆道路怨歎曰聞於上侍中馬燧奏減負太甚恐不可行太子少保韋倫及常叅官等各抗疏以減負招怨並請復之浙西觀察使白志貞亦以疏論時延賞疾甚在私第李泌初爲相採於羣情由是官負悉復貞元三年七月薨年六十一廢朝三日贈太保賻禮加等諡曰成肅子弘靖字元理雅厚信直少以門蔭授河南府叅軍調補藍田尉東都留守杜亞辟爲從事奏改監察御史裏行轉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留守將令狐運逐賊出郊其日有劫轉運綰於道者亞以運豪家子意其爲之乃令判官穆負及弘靖同鞫其事負與弘靖皆以運職在牙門必不爲盜堅請不按亞不聽遂以獄聞仍斥負及弘靖出幕府有詔令三司使雜治之後果於河南界得賊無何德陽公主下嫁治第將侵弘靖家廟弘靖拜表陳情具述祖考之德德宗尉撫之不令毀廟又獻賦美二京之制德宗嘉其文擢授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遷兵部郎中知